

廣陵醫籍叢刊

廣陵醫籍叢刊

耿鑒庭主編

笛子起登

吳江徐靈胎著

雞工一工一工
基子子子子

《廣陵醫籍叢刊》總序

揚州古稱廣陵，歷代醫家輩出，流寓者亦多，且能各具特點，後漢華佗即曾在廣陵爲太守陳登治病。其弟子吳普，即廣陵人，傳其本草學，有《吳普本草》傳世（現有焦理堂輯本），又傳其五禽戲，乃醫療體育，今已在全國得到推廣，影響頗大。南北朝已有外籍（或少數民族）醫人胡洽，而行醫於廣陵。唐代有鑒真東渡傳播醫藥，有李含光作《本草音義》，顏真卿曾將其事書之於碑。又有廣陵正師《口齒論》，惜已佚。宋代，有許叔微著《本事

方》及《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等。元代，有滑伯仁著《十四經發揮》。明代，有徐爾貞著《醫匯》，內容皆針對明末荒歉之歲，疫病叢生之著作清代，有吳尚先著《理瀉駢文》，提倡外治之法，今影響已及於全國，又在咽喉口齒科方面著作甚多，其有代表性而影響廣者，有夏春農之《疫喉淺論》。清末，杜子良先生且曾應徵入都，爲光緒診治。此僅舉其犖犖大者耳。名賢甚多，未及一一錄出，吾友耿君鑑庭著有《揚州醫人叢考》，此處姑不贅。

余上舉也方名醫與著作之外，尚有不少名著，昔

甚少流傳，且流寓之醫家，往往著書於揚州，又刊刻於揚州，由是而揚州醫派逐漸形成，其特點在於不偏不倚，看問題比較全面，各科無不精通本草與內科，而內科又必熟悉各科，故能療效高而偏差少，此一優良傳統，目前尚能延續不絕，然已式微矣。

耿君有鑒於此，特仿《揚州叢刻》、《海陵叢書》之例，輯《廣陵醫藥叢刊》影印流傳，以揚邑醫家著作爲主，傍及流寓，而外地著作之刊於揚州者，或孤本之尚藏揚者，亦附焉。此舉，可反映揚州醫派之具體面貌，擬分十集出版，每集八至十種不等，今第一集行將完成，刻印社索序於余，余以

先君石溪公亦知醫解音律，與鑑翁尊人蕉麓先生同道，今及吾儕孫輩，兩家通好，已達四也，盛情難却，遂忘其固陋，信筆書之，爲鄉邦增一專門叢書而斬鼓長鼓，爲地方醫史添一佳話而歡悵，甚望廣陵古籍刻印社將十集早日完成，庶不讓旌德周氏醫學叢書專美於前矣。

甲子歲首揚州江樹峰序於京華

影印《難經經釋》序

難經經釋者，清雍正間吳江徐靈胎先生之所撰也。內容乃以內經釋難經。具體作法，具見於徐氏難經經釋自序及凡例中。其優缺點，見於四庫提要及袁、陸等氏之文集筆記中。其身世，又見於徐徵君自叙及其子徐曦之附綴中，均已附印於本書，姑不一一再贅。

壬戌春日，徐公墓誌，出土於吳江大競下圩。志蓋兩石，雖略有殘破，但正文無缺。對徐公之史實，得一更翔實之記載。

徐公著作，早期家刻者，凡六種。其中《神農本

草經百種錄》與《難經經釋》，均是精刻，刻於揚州。乃詩局刻工所代鐫，昔吾鄉梁公約、朱菊坪兩先生言之甚詳。其餘數種，則非精刻。

查徐公一生，常往返於揚州。《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之自序中，已記其序於揚子江舟次。又於《洄溪醫案》中，亦能攷見其踪跡。如蘇州柴行倪姓傷寒案中，徐公即曾言及：「余時欲往揚州，泊舟楓涇橋河內」。又東山席士俊暑邪熱呃案中，曾謂「其時余有揚州之行，乃囑相好尤君在涇曰：此熱呃也，君以枇杷叶鮮蘆根等清降之品，飲之必愈。尤君依余治之，遂痊」。徐公又於淮安楊秀倫外感停食案

之結尾云：「余之得有聲維揚者以此。」又在第十二頁至十三頁，有揚州吳運台夫人消症案。查運台二字，即官場中對兩淮都轉鹽運使之簡稱，惜未留吳氏之名，今查嘉慶重修《揚州府志》，秩官四，兩淮都轉鹽運使項下，有吳嗣爵，錢塘人，進士，乾隆十六年任，其餘自康熙中至乾隆末，則無吳姓者。徐氏晚年，兩度應徵入都，揚州又爲必經之地，蓋當時運河爲主要交通路線，故徐公足跡之旅揚者，當不止數次矣，借便刻書，亦不難理解。

查徐氏醫學影響於揚州者亦深，其醫書八種，揚地行醫者，幾於人手一篇。余家世傳治咽中衆瘡之

五色湯及加味五色湯；以及先六姑（諱汝誠）傳先伯祖光奇公外治疔腮之五色塗法，皆從蘭台軌範卷八小兒科所載，治五痛之五色丸，觸類傍通，衍化而出也。吾揚同道中得徐氏醫書八種之啓發，一鱗半爪，類此之事蹟尚多。嘉道間，吾鄉樊柳湖先生私淑洄溪，刻有「徐氏靈胎是我師」一印，每以之印於處方箋之首。

總之，洄溪先生生前與揚州之往來，與揚人之友誼，身後對揚州醫界之影響，頗有足述者，容於他日在拙作《揚州醫藥史料》中詳述之。

一九八三年夏揚州耿鑒庭序於承德避暑山莊

四庫全書提要曰徐大椿是書以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有不合
內經之旨者援引經文以駁正之攷難經漢藝文志不載隨
志始著於錄雖未必越人之書然三國已有呂博聖注本而張
機傷寒論平脉篇中所稱經說今在第五難中則亦後漢良
醫之所為歷代以來與靈樞素問並尊絕無異論大椿雖研究
內經未必學出古人上遽相排斥未見其然况大椿所據者內經
而素問全元起本已佚其第七篇唐王冰始稱得舊本補之宋
林億等校正已稱其天元紀大論以下與素問餘篇絕不相通
疑冰取陰陽大論以補所亡至刺法本病二論則冰本亦闕其間
字句異同億等又復有校改注中題曰新校正皆是則素問已為
後人所亂而難經反為古本又滑壽難經本義列是書所引內
經而今本無之者不止一條則當時所見之本與今本不甚同即有舛互亦
宜兩存遽執以駁難經之誤是何異談六經者
執開元改隸之本
以駁漢博士耶

叙

永正

難經非經也以靈素之微言與自引端未發者
設為問答之語俾暢厥義也古人書篇名義非
可苟稱難者辯論之謂天下豈有以難名為經
者故知難經非經也自古言醫者皆祖內經而
內經之學至漢而分倉公氏以詒勝仲景氏以
方勝華佗氏以針灸雜法勝雖皆不離乎內經
而師承各別建晉唐以後則支流愈分徒講乎

醫之術而不講乎醫之道則去聖遠矣惟雜經則悉本內經之語而敷暢其義聖學之傳惟此為得其宗然竊有疑焉其說有即以經文為釋者有悖經文而為釋者有真倒經文以為釋者夫苟如他書之別有師承則人自立說源流莫考即使與古聖之說大悖亦無從而證其是非若即本內經之文以釋內經則內經具在也以經證經而是非顯然矣然此書之垂已二千餘

年註者不下數十家皆不敢有異議其間有大
可疑者且多曲為解釋并他書之是者反疑之
則豈前人皆無識乎殆非也蓋經學之不講久
矣惟知溯流以尋源源不得則中道而心未嘗
從源以及涿也故以難經視難經則難經自無
可議以內經之義疏視難經則難經正多疵也
余始也蓋嘗崇信而佩習之習之久而漸疑其
或非更習之久而信已之必是非信已也信夫

難經之必不可違乎內經也於是本其發難之情先為申述內經本意索其條理隨文詮釋既乃別其異同辨其是否其間有殊法異義其說不本於內經而與內經相發明者此則別有師承又不得執內經而議其可否惟夫遵內經之訓而詮解未洽者則摘而誣之於經非以難經為可誣也正所以彰難經於天下後世使知難經之為內經羽翼其淵源如是也因名之為經

釋難經所以釋經今復以經釋難以難釋經而
經明以經釋難而難明此則所謂醫之道也而
非術也其曰秦越人著者始見於新唐書藝文
志蓋不可定然實兩漢以前書云雍正五年三
月既望松陵徐大椿叙